



尚書考註異(二)考





尚 異 考 書

(二)

梅 鴛 著

叢書集 成 初 編

(本印補)

尙書攷異及其他種一

册二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众文化印刷廠印刷

# 尚書考異卷第五

## 周官

此篇因周禮一書。劉歆欲與古文尚書同立學官。而河間獻王所得止五篇。冬官雖亡。不知其實。蓋散亂於五官之中。實未全亡。顧乃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之缺。東晉時人窺見此意。特作周官一篇。以示後世。使知冬官不亡之意。又見三公三孤與三公三少相當。而無當於六官。故首言公孤以示後人。使知公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兼官之意。其後戒勑之語。不過故爲訓體。而欲人默識此意於言語文字之外。此其作書之本意也。不然。則冢宰掌邦治以下五條。皆依傍周禮原文。獨司空一條。改作掌邦土云云。以示人皆案入司徒一官之中。所當取出易置之意哉。雖然。晉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堯典司徒之職。敬敷五教而已。而大雅乃召司徒縮板以載。則周之先王。蓋又使之董治宮室者矣。況孤位雖當公之下。然遍考經中。殊無三孤之效。則直以當古之三少。吾亦未敢以爲必然也。其辨詳見於後。

惟周公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蔡仲之命及此篇。皆惟周公發端。置成王於何地哉。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昭乎哉言也。以周公而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亦若舜攝位之事。不知周公初未嘗承王命。汝陟帝位之言。亦未嘗有受終文祖之事。一旦而卽行帝舜攝位之所爲。則其餘不足觀也已。武王崩流言。

興公避居東土三年。則吾聞之矣。曰巡狩侯甸者。此妄說也。作詩貽王。迎公以歸。奉王命大誥于征伐殷。蠢其後。命魯公伐淮夷。則吾讀之矣。曰四征不庭者。又妄說也。六服與周禮九服不同也。近者先承德也。宗周。鎬京也。歸者周公歸也。董正治事之六官。孔穎達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大言之耳。按古文周官云。惟周王而鸞言。惟周公蓋據誤本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詩。惟大猷是經。老子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堯典曰。若稽古。又曰允釐百工。孔安國傳。工官又平章百姓。孔安國傳亦曰。百姓百官。可見建官惟百之言。與孔傳脗合。而古文與傳同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於是大禹謨亦曰。率百官若帝之初。堯典納于百揆。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咨十有二牧。又曰。日覲四岳。羣后班瑞于羣后。巡狩肆觀東后。南后西后。北后五載之後。羣后四朝。而不言百官也。是其官亦不但以百計矣。而以百工百姓之言。遂以惟百爲唐虞建百之數論。特未定。非成王周公之言。殆東晉人之言也。堯典庶績咸熙。易萬國。咸寧夏商官倍。謂二官也。亦無明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康誥乃非德用。又今文有立政篇。文王世子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金縢子小子新命于先王多方云祇告爾命又克勤乃事呂刑以教祇德又曰罔不惟德之勤無逸非天攸若梓材王啓監盤庚汝罔能迪又曰迪高后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王建太常諸侯建旛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孤卿大夫以三耦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司士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孤卿特揖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弁師及孤卿大夫之冕小司寇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賈子曰昔者成王幼在繖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博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喻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今按周禮孤廟於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則正用賈生保傅之篇而特改三少之少字當周禮之孤字耳蓋周官一篇全是約周禮一書而成之周禮三公及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之兼官也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領冢宰延及宣王之世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猶率舊也蓋得其人可以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以兼則直虛其位不輕任也故周禮一書於公孤不言所掌不詳所統因服位儀等而偶道及之耳作古文者亦窺見此意故首爲周禮分疏以三公三孤先言之於六卿之上其義如此王制鄭注三公之田又曰三爲三孤之田則三公三孤蓋用鄭注也考工記坐而論道冢宰以經邦國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制陰陽順四時王制鄭氏注云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班固燕然山銘曰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大禹謨以弼五教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孔穎達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意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元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

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周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  
按所引尚書正義非元文舊用已意增竄之也以下各條放此今按孔穎達首數語深得晉人作書本意蔡沈所不及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鄭元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卽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大小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元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之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

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諸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大宰職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正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按其職掌九伐之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大宰職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正義曰周禮冬官亡今補之曰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廿四字增竄非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

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卽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士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土愚按古文改宗伯之統百官入冢宰。其意蓋以百官惟天官得以統之。而不知惟禮可以爲國。古人又曰。禮之立國與天命敵。故聯屬總統。正宗伯之職也。若冢宰之治官府。則統之之意已在其中矣。況經於天官地官獨以官府異之。宗伯以下方皆言百官。晉人不知精微之義。誠妄改也。司寇亦改邦國百官萬民而曰詰姦慝刑暴亂者。以見明慎用獄之意。不淫刑以逞也。殊不知流放竄極皆在朝之臣列也。弄兵溝池。皆萬民之赤子也。姦慝暴亂謂非吾之百官兆民之不職者。而何於此見聖人之作周禮。有下車泣罪之誼。有反躬自責之仁。而僞書之妄改者。不過申韓之慘覈。張杜之深文耳。可不戒哉。司空不曰邦事。而曰邦土。曰居四民。時地利者。其意欲蒐其案於司徒者。而復還之於司空之篇也。孔疏以爲出於王制。取諸管氏書者得之。其曰。四民之居。明是出於管子之書無疑。然不知周之先公先王命官之制。其所沿革。大抵多與古昔有不盡同。如乃召司空。其繩則直而召之也。乃召司徒。縉板以載而召之也。柰何欲以虞之五教。改易周之十二教。又謂司徒之官職專教民者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禮曰。設官分職。又使帥其屬以佐王。今變之曰。以倡九牧。南風之歌。可以阜吾民之財。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大行人周制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時巡者又用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北之時也考制度于四岳如虞帝巡狩然也頃曰敷天之下哀時之對又曰式序在位薄言震之莫不震顙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酒誥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泰誓又云我西土君子詩敬爾在公漢書劉向傳上封事引易曰渢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又曰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後漢書胡廣傳政令惟汗往而不反文六年史駢曰以私害公漢書賈捐之薦楊興曰狗公絕私則尹翁歸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論語好古敏以求之襄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此五句用其意昭六年叔向曰昔先生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此句匪略也因有先王二字故也所謂蒐羅已甚者也秦始皇本紀事不師古孟子作之師論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小不忍則亂大謀孟子及是時明其政刑又及是時盤樂怠敖論語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說命禮煩則亂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詩皇父卿士漢光武云有志者事竟成老子曰勤而行之易曰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古語斷而必行鬼神避之詩無有後艱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約二書之旨以成辭誠亦妙矣哉襄三十年君子曰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信之謂也杜注逸詩晉人見詩無此二句遂攘取以爲書作德承恭儉言作僞承聲音笑貌僞爲之恭儉言孟子言恭則能以禮接下不驕也儉則取民有制不侈也禮接下取有制則心逸而日見休美矣實驕而僞爲不驕實侈而僞爲不侈蓋遮籠絡其心焦然不寧則日見其拙敗矣老子曰吾有三寶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老子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又曰寵爲下得之若驚又曰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其句法有曰多易必多難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又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一則以三難字牽連用之一則以四病字牽連用之老子之句法多如是而此亦以三畏字牽連用之二畏一句又見呂刑雖畏勿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劉向封事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又曰。雜還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左傳狐突曰。服其身。則衣之純。庵涼冬殺。梁餘子養曰。不獲而庵。命可知矣。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荀子仲尼篇曰。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上文。罔後艱。即無後患之謂。按周官全是節寫荀卿此章。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詩三事大夫。今用詩人之言。而增暨字於其間。蓋以三事兼言三公三孤之事也。大夫者。上大夫六卿也。蔡傳以爲卽立政之三事者非也。豈有近舍公孤而遠及於立政任人。準夫牧之三事邪。且六卿分職均舉。而至此則單舉任人。準夫牧亦非文體矣。蓋蔡沈徒知三事之出於立政。而不知三事大夫一句。則全取諸詩。而非取諸立政。則思慮豈不到此哉。先入之說爲主。故蔽錮而不悟耳。顧命曰。其能而亂四方。洛誥亂爲四方新辟。詩以佐戎辟。今改佐爲佑。改佐爲乃。文侯之命。永綏在位。惠康小民。今改惠爲永。改小爲兆。中庸近之則不厭。詩在此無斁。

君陳

鄭康成云君陳周公之子不知何所據鄭公博極羣書必有據也果如此言則君陳以子繼周公之後而畢公以叔父繼君陳之後其序紊矣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國語單襄公曰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論語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今作克族左定四年祝佗謂萇宏曰以尹天下臯陶謨敬哉有士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今余命爾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毋忝乃舊敬之哉毋廢朕命茲率卽左傳茲率字但易典字爲厥常酒誥聰聽祖考之彝訓康誥用康乂民堯典有能俾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刑曰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大禹謨曰至誠感神僖五年宮之奇言周書又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其上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下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卽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然則其所謂我聞者曷聞也聞諸宮之奇而已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多方爾尚宅爾宅君牙又曰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臯陶謨予思日孜孜康誥無康好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緇衣君陳云。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鄭氏曰。克能也。由用也。尚書無己字。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聖人也。豈有不引書云而攘以爲己吐哉。以此觀之一節之中。但爾其戒哉。一句乃晉人杜撰。以承上接下。餘皆蒐與襲。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老子曰。圖難於其易。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無則繹二字。孟子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則繹之謂也。論語繹之爲貴。立政克由繹之。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但后字皆作君。斯字作此。無臣人咸若時一句。而末句增是字。又陶謨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王君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篇內凡言周公訓者。三唐誥宏于天。又乃服。惟宏王洪範曰。無有作威。荀子曰。寬而不慢。左傳曰。政寬則民。慢則濟之以猛。立政率惟謀。從容德。

般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禮文王世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故乃明于刑之中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無逸非天攸若又曰非民攸訓左傳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史記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又三字接連句法擬老子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堯典寇賊姦宄左傳以亂天常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微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王制一道德以同俗康誥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周禮司刺一宥曰不識三赦曰蠢愚多士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又曰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又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是皆無忿疾之意然未嘗目之曰頑也目之曰頑者古文而已周語富辰曰今以小忿棄之先正亦說其目爲頑民之非有辨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于一人今改人爲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注若乃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左傳魯以能忍爲國忍其大不忍其小何居又古語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又曰忍事敵災星又曰忍過事堪喜洪裕寬綽足以有容德之大也褊狹固滯其德貶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一道德以同俗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繙惡命鄉簡不帥教者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賢者以言于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君奭其汝克敬德康誥汝亦罔不克敬典勿替敬典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之遂屏之遠方易曰允升大吉詩匪大猷是經盤庚惟予一人有佚罰古祝詞膺受多福呂刑鰥寡有辭于苗

畢命

史記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洪範惟十有三祀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又上文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蔡沈曰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今按蔡氏謂豐刑爲僞作者似矣然謂僞作者傳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何所據而知之哉愚則以爲豐刑先漢之僞書畢命東晉之僞書僞畢命者以豐刑之年月可以欺人而用之其下文未妥而修改之云耳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微子父師洛誥禋于文王武王大誥敷前人受命顧命昔君文王武王易天地之大德日生詩敷天之下其句法蓋擬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君奭惟時受有殷命哉多方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然周稱太師太保未見有同殷稱父師者

惟周公左右先生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改作左右字而君陳篇內又用其師保萬民一句又用茲率字詩綏萬邦克定厥家洛誥併來毖殷大誥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又無毖于恤又天闕毖我成功所詩予其憲而毖後患僞作書者以後患指殷頑民也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又今

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此于洛之事也商書密邇桐宮周本紀武王曰毋遠天室多士又曰移爾遐逖君陳弗化于汝訓今云式化厥訓成王初立時已遷殷民至康十二平方命畢公亦不止三紀矣世變風移四方無虞言殷民不叛也詩王心載寧皇明文衡載國初先正有辨頑民之說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襄二十九年叔向曰宋之樂其以宋升降乎檀弓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益之損之興時宜之論語舉善則勸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商書古文方懋厥德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淮南子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於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周官又云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四世兼文王之世言之左傳予嘉乃績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今予命女環下文弗率訓典又變茲率舅氏之典堯典曰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思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君陳畢命二篇乃因多士多方等篇故有懋殷遷洛之云而洛誥有周公在洛惟七年故君陳有懋昭周公之訓爾尚式時周公之獻訓爾惟宏周公不訓今畢命又言祇命公以周公之事緇衣曰有國者章善瘞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表記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一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旌淑卽章好之謂別慝卽慎惡之謂表其宅里如鄭康成後世稱之通德里之類左傳文六年君子曰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又曰告之訓典不用過行弗率而用弗率訓典蓋訓典在尚書當用而過行二字恐踵者得之也季孫葬昭公於塋外仲尼溝而一之此殊井疆於死者也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右移之郊遂此殊井疆使不得與善者雜處也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皆勸民之政也左傳大國一圻卽王畿之畿也王畿翼翼四方之極則四海康矣

政貴有恆辭尚書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論語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易曰不恆其德論語辭達而已矣尚體要則不華霏矣畏政不純久異言非體要漢書張釋之曰今以齎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辨無其實餘風尚存所當化誨也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孟子仕者世祿禮記隆禮由禮謂之君子論語今之狂也蕩國語蔑有德昭二十年叔孫昭子曰然則戴

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晉語叔向曰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郤昭子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晉語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左莊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天道遠孟子天地同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因周公有誥殷多士之篇故言殷庶士庶士卽多士也舊卽舊染汚俗之舊昭元年子產對叔向曰子哲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下前此徐吾犯之妹美子哲盛飾入布帛而出又子哲疾子產數之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襄二十七年慶封之車美叔孫行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又石碏曰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繼之曰放其心而不知求舍其路而弗由哀哉言人知心之爲心不知仁之爲心故名仁爲人心使人知仁之切於日用不可須臾放也今放仁而不知求是卽放其心而不知求矣人知路之爲路不知義之爲路故名義爲人路使人知義之切於所行而不可須臾舍也今舍義而弗由是卽舍路而弗由矣豈不可哀之甚哉蓋放心者放仁之喻猶舍路者舍義之喻匪卽以心爲仁也若卽以心爲仁是猶卽以路爲義也以譬喻爲理可乎哉以喻爲理尚不可況直指譬喻爲眞而忘其爲喻文理不貫而前後舛錯其爲不可也明矣孟子下文又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者亦接上文放仁而言也言仁猶心之切匪若鷄犬爲外物之比知求外物之鷄犬而不知求切身

之仁不知輕甚之類甚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承上文言求放仁而已矣匪直以譬喻爲真而卽謂之求放心也若以喻爲真而卽以爲求放心則文理不貫前後舛錯矣古人之文非若後人之對仗下文止言求放心而不復言由正路者省文也言此則彼可以類推矣是亦曰人有舍路而不由者學問之道無他由其舍路而已矣是一貫也豈可以譬喻爲真而卽謂之由舍路哉作僞書者肆攘無蹕巧於蓋遮至此則忘孟子之上文而獨剽賊其下文放心二字又於孟子前篇闡先聖之道下文亦有正人心之說又剽賊閑之一字綴以惟艱云由是後世大儒雖英雄豪傑之士亦爲其所蔽錮皆以爲真求放心遂使孟夫子文辭前後乖刺分爲兩截此不亦不善攘書兩截者之過也哉或曰吾子言孟子之文不容兩截是也遂以古尚書爲攘孟子恐未必然也然則吾子果何所據而決知其出於孟子而不善攘哉曰其所攘者不一而止也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曰不虐無告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曰耄期倦于勤曰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曰萬姓仇予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曰成湯放桀曰坐以待旦曰營于桐宮曰王徂桐宮曰任官惟賢才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曰說築傅巖之野曰無恥過作非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曰元后作民父母曰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曰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曰獨夫受曰大告武成曰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曰所寶惟賢曰爲山九仞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曰萬世同流曰忧

惕曰格其非心其所攘者豈特放心而止哉惟放心二字不顧乖刺孟子之本旨蒙蔽後儒之聰明吾是以發其辯如此若夫洚水儆予之類則蒐羅無遺所以要信於後人非蹈襲之比但改竄易置穿穴之變多時與孟夫子所引者相背而馳亦非復尚書之本經其悔聖言而無忌憚者多矣仁人君子欲盡忠於聖人而恢復乎本經者其精擇之哉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其何訓

庶士資富乃世祿之家而能訓之可以終其性命矣蜀先主戒子曰惟德惟義可以服人周之訓丹書敬義是也故今亦以德義承上文與蕩降德侈滅義正相反也不由古訓將以何者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秦誓邦之杌惶邦之榮懷今約以邦之安危一句惟在茲殷多士考多士篇末言爾攸居至康王十二年命畢公保釐之時將四紀矣非止三紀而已猶以爲安危係之者僞辭也非康王之命也旣言世變風移矣又言餘風未殄自相矛盾者也殷之多士從武庚鄙我周邦曰予復之意正孟子所謂故家遺俗者故周公而命之辭則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又曰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又言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但言紂之無道自絕于天耳初未嘗言殷庶士之無禮蔑義且驕淫矜侉亂之本也其亡也無日周公何故與之言我小國敢弋殷命哉以周公而命之辭而較之東晉僞古之篇何啻霄之見睨不覺如消者哉且周公當時以夏

之俊民比之至康王時已在四紀之後猶以自不式時大訓而謂之頑民何耶。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洛誥多士多方所作皆周公爲遷洛之事也故曰克慎厥始多方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故曰君陳克和厥中君陳想齒德俱尊於畢公者故能亂周而先畢然經傳別無明文其故何哉細考之以旣見聖弗克由聖惟周公可當聖字故以之繼周公歟三后協心先後不同遠矣亦擬不於其倫者雖有呂刑之三后可據然周公之勳莫之與京同列於稱可謂不辭且畢公在焉而曰后曰協心曰道政曰澤又賴及於四裔多福膺於在己似非所以命曾大翁之禮也要之有類於晉時作文之體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王室不壞繄伯舅是賴。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惟時成周卽東郊之地也漢書建不拔之基詩令聞不已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即是訓是行之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以世臣元老而戒之以罔弗克當盡厥心又戒之以罔曰民寡當慎厥事又戒之以欽若先王成烈又戒之以休于前政似非藐藐幼孫所以對曾大翁者之言語氣象疑後世之強作解事者爲之不然何周公謂之俊民而此篇直謂之頑民哉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盤庚乃祖乃父又曰世選爾勞金縢成王曰昔公勤勞王家文侯之命有績予一人洛誥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詩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中庸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惟予二字見顧命小子亦見顧命嗣守文武四字亦見顧命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顧命曰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又曰其能而亂四方詩曰心之憂矣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又荀子君臣篇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而引詩曰不敢暴虎一節至如履薄冰老子若冬涉川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予翼見臯陶謨及周書周語太子晉曰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今改作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凡劉定公之言用之不一而止下文乃惟由先王舊典卽變茲率舅氏之典率乃祖考之攸行又用率字臯陶謨勅我五典五惇哉堯典敬敷五教在寬左傳和民則詩有物有則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書又言率自中商書古文又言建中于民倪寬言惟天子建中和之極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上句多曰字下句無資字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者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古文雅作牙資作咨連上文無曰字下句亦有咨字孔氏曰鄭不見古文尙書老子爲無爲章圖難於其易漢書民以寧一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孟子作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然非若緇衣明言君雅之篇則亦未知其的在何篇孟子上文極論周公相武王之事而引此書曰者竊疑其爲周公發非爲君牙言耳詩敬明其德漢書奉若天道詩對揚王休說命又曰對揚天子之休命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詩昔吾有先正又羣公先正君陳亦曰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臯陶曰念茲在茲詩率由舊章乃祖見盤庚詩戒醜攸行文侯之命用會紹乃辟康誥用康父民

問命

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繫申諴太僕國之政作繫命周公作立政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故此篇特作命書致隆於陪僕瞽御之臣故首以立政宅不后之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愧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康誥曰克明德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乾九三夕惕若厲孟子言周公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詩宣王欲早起問夜如何其夜未央又夙興夜寐秦誓則罔所愆易無咎者善補過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苦萬邦咸休

詩昔在中葉中庸聰明睿知小序堯聞之聰明左傳史克稱八愷齊聖廣淵微子之命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既全以興成湯今又分齊聖二字以言文武仲虺之誥小大戰戰咸懷忠良者孟子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旦夕承弼者有違卽弼也出則警入則蹕起居注漢書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洛誥萬邦咸休易萬國咸寧盤庚罔有不欽詩何用不臧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立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禮記引泰誓曰惟予小子無良顧命惟予一人剗報誥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又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必交修予無予棄也賈子曰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後文又曰太傅匡其不及周官又言有官君子史左

準繩周禮以糾萬民詩弗念厥紹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春官宗伯有車僕夏官司馬有大僕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之類而正爲之長大御中大夫周禮大御最長穆王欲伯問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率下也懋乃后德也詩方懋爾惡仲虺之誥又言德懋懋官王懋昭大德伊訓方懋厥德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辟側媚其惟吉士

詩及爾同僚春秋傳同官爲僚王制簡不帥教者多方簡畀殷命又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臯陶謨巧言令色孔王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友便辟洪範人用側頗辟論語寧媚於竈立政庶常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詩具曰予聖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王誰與爲不善不然反是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又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泰誓昵比罪人充耳目之官不慎簡乃僚也啓迪在上以非先王之典以異端進者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揔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庶常吉士見立政又吉人之辭寡見易繫辭呂刑曰惟貨此言不求吉人而惟求吉貨誠如是則曠官之刺興矣大弗克祇者則漢法大不敬也酒誥越尹人祇辟又曰惟民自速辜故曰惟予汝辜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欽哉正經屢見之臯陶謨予違汝弼洛誥汝受命篤弼大誥弼我不不基酒誥聰聽祖考之彝訓

# 尚書考異卷第六

伏生所傳聖人之經爲晉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者多矣爲聖經之一厄也不可得而知矣猶幸徐廣司馬貞等諸賢人君子及唐人之正義略存一二尚可考者謹列於左

堯典

辯章百姓

司馬貞曰辯字古文尚書作平史遷作便此文蓋讀平爲浦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辯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辯遂爲辯章鄭誕生本亦同也

辯秩東作

司馬貞曰古文作平秩史作便程

申命羲叔宅南交

南交下舊有曰明都三字鄭注云南交下三字磨滅故以意補之也僞古文直無此三字僞孔安國傳曰南交者夏與春交也司馬貞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之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無疑也今按小司馬之辨極有功於聖經可見僞書僞傳私見妄削非

出藏壁之實。蔡沈不述。鄭注南交下三字有磨滅之故。及晉人任意削去之。罪其頓忘。伏生書之爲聖經。甚矣。罪豈眚災也邪。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猶有磨滅之形跡。僭號古文。目爲藏壁者。顧無三字之影響。而乃挾以自是。箝結後人之頰舌。晉人何其僭而狠也哉。蔡沈攘奪小司馬之注。以作傳。而不著其辯。以康成注爲陳氏。而不考其所由來。又不知古文之非出於藏壁者。不公不明。真小黠而大癡者歟。

辯在伏物

大傳當如此。司馬貞以爲太史公據之而作。便在伏物。晉古文作平在湖易。今以上文例之。知其如此。

辯讓於德不怡

史遷怡作懌。古文改不怡作弗嗣。徐廣曰。今文作怡。怡卽懌也。司馬貞曰。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說懌也。又前納于大籠。司馬貞亦譏孔注之非。其尊信聖經。眞賢人君子之用心也。何者。作怡則下文受終文脉方可貫。蓋心雖不安而不得已也。若旣曰弗嗣。而下文卽曰受終。乖刺甚矣。何先儒之不察邪。又顧命王不釋。古文乃改作不懌。

眚災過赦

史遷亦同。古文作眚災肆赦。鄭元注。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則今文肆作過無

疑矣。元注下句又云：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又襄九年晉居疾于虎牢，肆告圍鄭。古父用此肆字。

### 惟刑之謐哉。

徐廣曰：今文如此。爾雅云：謐、靜也。故史記作靜。司馬貞曰：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卽謐聲近，遂作謐也。今按謐字誠聖人之言。恤字不過常人之見耳。小司馬此言猶徇常情者也。或問何以言之曰：言謐則恤意在其中。言恤則啓後世故縱之失。

### 黎民祖飢。

徐廣曰：今文作祖。祖，始也。史遷作始。司馬貞曰：古文作阻饑。孔氏以爲阻難也。祖阻聲相近，未知誰得。今按晉人因孟子險阻既遠之阻，而改祖字。後儒以爲出於壁藏而信之。獨小司馬爾存置疑，不逞臆決，不苟附和。真篤信聖學之用心也。然則後儒者，又小司馬之罪人乎。

### 典樂教稱子。

鄭元曰：國子也。司馬貞曰：尙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稱胄聲相近。馬亦曰：胄，長也。則前漢僞古文已改此字矣。不待晉人僞古文而後改也。

### 臯陶謨

采政忽以出內五言。

史記作來始滑。尙書滑字作留。音忽。鄭元曰。留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司。馬貞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史記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課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是也。五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元以爲出納政教五官非也。今按采者。如古之諸侯采詩以貢於天子之采。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俗尙之美惡。與夫政治之得失。則其政其忽皆可以采取而分擇矣。故曰采政忽。人但見舜典有在璿璣玉衡之在字。卽以易伏生之采淺近平易而不艱澀矣。殊不知惟其艱澀而難明也。吾固以爲真。惟其淺近而平易也。吾固以爲僞。而先儒不明真僞之過小。屏棄聖經之罪大矣。

作繪

今文作繪。馬鄭本皆如此。古文作會。蓋亦以其古字通用而改之也。

自我五禮五庸哉。

馬本傳伏生書如此。古文作有庸。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馬本傳伏生如此。古文上句威字作畏。蔡沈依古文而注云。古文威作畏。何其舛哉。

奏庶根食鮮食。

馬本如此注云根生之食謂百穀古文作艱食鄭元云稷教人種菜蔬艱阤之食則考之古文宜用鄭本

高貢

鳥夷皮服

鄭元曰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古文作島夷馬融王肅亦同作島則漢時僞者已改此字矣史記作鳥

濟河惟沈州

鄭元曰言沈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史遷同古文作兗

作十有三年乃同

馬鄭本皆作年古文作載

厥土赤誠墳

埴鄭作識徐鄭王皆讀曰熾古文作熾與馬本同

彭蠡既都

鄭元云南方謂都爲瀦則是水聚會之義史遷作都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瀦則亦因鄭注而改是字也

瑤瓊篠蕩。

馬本如此。韋昭、瓊音貫。古文作琨。

均于江海。

鄭本作松。曰：松當爲訟。馬融作均。史記同。古文尚書作讼。亦因鄭元讀而卽改之也。雖似吾甚以爲不可也。

柵榦栝柏。

柵，古文作櫟。榦，本又作幹。

導開及岐。

馬本如此。古文作岍。

至于陪尾。

漢書作橫尾。

榮播旣都。

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榮波。此及今文並云：榮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榮是澤名。故左傳云：狄人及衛戰於榮澤。鄭元云：今塞爲平地。榮陽人猶謂其處爲榮播。今按小司馬之說援引精當。信而有徵。可見古文之擅改今文。與土風自來相傳之稱謂悉不合矣。先儒素以經學自負者。其能免於不克傳。

疑之失乎。馬鄭王本皆作榮播。

和夷底績。

和又作龢。鄭云：讀曰洹。

三百里納稽服。

稽本或作稽。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龢。

甘鑿

天用巢絕其命。

馬本如此。玉篇子小反。古文作勦。

盤庚

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馬云：不云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則馬氏猶未嘗分爲三篇。從伏生舊也。鄭元云：盤庚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史記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則史遷鄭元皆已依先漢古文也。

小序將始宅殷。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東晉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毫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實與古文不同也。孔穎達云：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毫殷不可作將始宅殷。毫字磨滅。

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中之書。妄爲說耳。今按晉人以毫殷爲一。在河南。束晳以殷在河北。與毫異。穎達篤信晉書。譏彈束晳。然束晳之言得之。而穎達非也。

若頽木之有由柟。

馬云。頽木而肄生曰柟。晉古文作蘖。說文作櫟。由說文作鳴。

不晵作勞。

馬本晉古文同。鄭本作警。勉也。

予不掩爾善。

掩本又作弇。

誕告用單。

馬云。單丁但反誠也。晉人作壹。

高宗彫日

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彫。夏曰復胙。

西伯戡耆

晉古文作黎。伏生尚書大傳作耆。戡說文作戩。

微子小序

殷既錯天命。

馬云錯廢也。

用父稠斂。

馬云稠數也。鄭本晉古文作讐。

自清。

馬云潔也。晉古文作靖。

牧誓

說文牧作毋。音母。

千夫長百夫長。

鄭元注師帥旅帥元意以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中士。晉人修之曰師帥卒帥可見非先漢孔安國矣。

弗禦克奔以役西土。

馬氏曰禦禁也。役爲也。晉人作逐。

洪範

明作哲。

孔穎達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慤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晉人僞傳云。照了也。亡悔。煢獨而畏高明。

馬本如此。晉人作無虐。畏鄭音威。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穎達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孔傳亦不以德爲義。定本其德。疑衍字也。

曰哲時燠若。

今按詩小雅。或哲或謀。作哲爲是。但伏生晉人本。皆作哲音制。以照哲釋之。惜乎蔡沈之不能存疑也。

曰舒恆燠若。

晉人作豫。鄭王本皆作舒。鄭注。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爲遲惰也。下文急。鄭云。急促自用也。

旅獒小序

西旅獻獒。

馬云。作豪。曾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專屬。强大有政者爲曾豪。國人遣其曾豪來獻。見於周也。

孔達穎譏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金縢小序

王鄭皆曰縢束也。鄭又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武王有疾不豫。

馬本如此僞古文無不豫二字。

王有疾弗豫。

豫本又作忼。

植璧秉珪。

晉人傳云植置也。孔穎達曰鄭云植古置字故云置也。

惟爾元孫某。

晉人傳云元孫武王也。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孔穎達曰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不解諱之意。鄭元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人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我之弗辟

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晉人傳云。辟法也。以法治三叔也。

對曰信噫。

噫馬本作懿。猶億也。

惟朕小子其親迎。

馬本如此。晉人作新逆。

盡起而築之。

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鄭王皆云。拾也。孔穎達曰。木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本。拾下禾。無所亡失。

### 大誥小序

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臣矢誓也。其意或然。但君奭康誥與召公康叔語。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複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蓋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罪耳。誥本亦作筭。

### 三監及淮夷叛

鄭云。三監管蔡霍也。晉人傳云。管、蔡、商。蓋見大誥一篇。專爲殷小腆而誥。故改之如此。非晉人之僞傳而何。然鄭之說。自有孟子監殷可證。僞傳非是。

大誥·蘇爾多邦

馬本如此晉人作斂。大誥爾多邦鄭王本斂皆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斂在誥下。

天降害于我家弗少延。

馬本如此晉人害作割。弗作不延字讀屬下句。馬鄭皆以延上屬爲句。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弗肯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弗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定本肯構肯穫之上皆有弗字。晉人刪去。鄭王本於肯構之下亦有厥考翼一經。晉人刪去。孔穎達曰治田作室爲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有脫而妄增之。孔穎達既逞其臆見如此。蔡沈略不置思而卽從之。遂使聖人之經爲晉人所塗抹也。凡十有四字嗚呼惜哉。吾嘗反覆讀之反覆思之。伏生之書誠出於壁藏而晉書之僞自不可蓋也。夫作室必由堂而後構。治田必由播而後穫。旣不肯堂構於何所旣不肯播穫於何物。未有不克堂而猶可望之以肯構。不肯播而猶可望之以肯穫也。故當依定本肯構肯穫之上皆有弗字然後爲是其辭氣不可斷絕與厥考翼一經相爲唱和故此一經決不可少。乃聖人之本經穎達以爲先儒之妄增則非矣。晉人不知全章之大勢錯認乃字與矧字若相唱和其意以爲堂播之始者輕者尙

不肯爲。況構穢之終者重者其肯爲之乎。如此則二句辭氣雍容。可以暫歇。故直削去厥考翼一經而不顧也。殊不知聖人之本經。若曰。乃旣不肯堂矧又不肯構。則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者乎。言必不以不肯堂不肯構者之子爲有後不棄基者也。下條亦然。此其辭氣安可妄削哉。疏家專門黨同伐異。不足責也。蔡沈游於文公之門。所當虛心平氣。發潛經之幽光。然後爲有功於文公。今晉人曰。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則諾。古文出之壁藏。定爲五十九篇。則諾。如此等處。直削經文。蒙蔽後學。皆其大也。茫不知覺。是其胸中憒憒亦已久矣。吾請有以曉之。甘誓曰。左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凡三用汝不共命。以上二汝不共命爲後儒妄增。可乎。此猶其在夏書者。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凡一用夫子勗哉。二用勗哉。夫子以上二句爲後儒妄增。又可乎。此猶其在誓言者。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則其言之重複。殆有甚焉。若曰夏殷二事。立言也同。但以後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結上二事可矣。則其悔聖言也。豈不甚哉。何以異於是。

洛誥

乃洪大誥治。

酒誥

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馬本如此。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卽牧養之地。朱子嘗曰漢儒釋經之例多曰未詳。有曰未聞。孔安國句句要解過。獨與漢儒異。殆謂此等處也。成王二字馬氏特曰未聞。疑之而不敢刪。晉人直刪二字。正猶論語之雖少必作直改之爲坐子樂直改之爲曰非不可者。但以爲尊信論語則亦妄人而已矣。蔡沈親炙朱子言諄諄而聽藐藐亦爲不善變矣。孔穎達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皆爲妄也。穎達言三家謂習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者也。穎達專門。凡與孔安國異者皆譏爲妄言耳。今按成王二字見篇中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云助成王德顯故於篇首卽言以古先成王之道戒之云耳。晉人不知此義而刪去者非也。

杼材

馬氏曰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晉人於上篇成王字因馬氏以爲後加直刪去況今馬氏有古作梓之言乎。

皇天旣附中國民

馬本如此晉人作付

召誥

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

讐或作酬

洛誥

戊申王在新邑

馬本與晉人如此點句鄭云王在新邑烝祭句

多士

非我小國敢翼殷命

馬本如此晉人作弋義同鄭元王肅本皆作翼注亦云取也鄭云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爾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屑有辭。

馬本如此。時字絕句屑過也。晉人作泆。又作佾。

無逸

儼恭寅畏。

馬本如此。晉人作嚴。

文王俾服卽康功田功。

馬本如此。俾使也。晉人俾作卑。

自朝至于日中昃。

本亦作仄。

君奭小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馬鄭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名。晉人云。保太保。師太師也。

迪見勗聞于上帝。

馬本如此。勗勉也。晉人作冒。

多方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

馬本如此。攸所也。晉人作迪。

因甲于內亂。

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晉人僞傳曰。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正義曰。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爾罔不克剗。

馬本如此。晉人作臬。

賄息慎之命小序

息慎來賀。

馬本如此。晉人作肅慎。

俾榮伯。

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顧命

王不釋。

馬本如此。注云。疾不解也。晉人作憚。蓋用史記舜讓於德不懌之文。其意以爲彼作弗嗣。而此用不

擇則於文意兩得其當。可以易伏生本經而無疑也。然而愚則以爲於彼此文意兩失其當。顧乃以之易伏生本經。斯其所以爲無忌憚之尤者也。

洮額水

類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類。說文之所稱古文者。謂馬鄭等所傳者。憑玉几。

說文。憑、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

在後之詞。

馬本如此。云共也。晉人作侗。

成王崩

馬本如此。注安民立政曰成。晉人無成字。

四人駢弁

馬本駢。青黑色也。晉人作綦。從鄭王本也。鄭元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

王三宿三祭三詫

馬本詫。丁故反。奠爵說文同字。亦作宅。晉人作咤。王肅亦以咤爲三奠爵。鄭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康王之誥 小序

正義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成王崩康王旣尸天子

馬本如此晉人無成王崩三字

王若曰

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敍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呂刑

鴟義姦宄

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

皇帝

古文作君帝孔穎達曰君宜作皇後又曰君帝帝堯

折民惟刑

馬鄭王皆音憲馬云智也

于有邦有上

馬本如此。于。於也。晉人作吁。

惟貨惟求。

馬云。有求。請賄也。晉人作來。

文侯之命小序。

王賜晉文侯。

馬本如此。晉人王上有平字。賜作錫。

父義和。

馬云。能以義和諸侯。本作誼。鄭元讀義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費誓

東郊不開。

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

秦誓

惟截截善偏言。

馬本如此。云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晉人作謗。音辨。





考注尙書

撰文泰陳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 四庫全書提要

案尙書註考一卷明陳泰交撰朱彝尊經義考載陳氏泰來尙書註考一卷註曰未見又註泰來字長水平湖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案明吳永芳嘉興府志載陳泰交字同倩萬曆中國子監生所著有尙書註考與經義考迥異然經義考引項臯謨之說稱同倩治尙書作注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則彝尊未見其書誤以泰交爲泰來審矣其書皆考訂蔡沈書傳之訛謂有引經註經不照應者三條又有同字異解者三百二十三條皆直錄註語不加論斷其同字異解者一字或有數義抉摘未免過嚴其不照應三條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爲證曰若稽古帝堯引越若來爲證德懋懋官引時乃功懋哉爲證則前後顯相矛盾誠爲蔡氏之疏略矣馬明衡尙書疑義袁仁砭蔡編頗以典制名物補正蔡傳之闕誤泰交此書則惟較量于訓詁之間而所謂訓詁異詞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博援古義證以舊文故爲少遜于二家然釋字釋義二者相資均謂之有功蔡傳可也乾隆五十年十月校

# 尚書註考序

我高皇帝明比士詔用古註疏不知罷于何年。豈自文皇帝纂修大全後乎。大全首經文次傳註後附諸說意深遠矣。累朝申飭中外。若曰宗是者始得錄第棘闡告竣。宗者舊變通其說者亦舊太抵宗註之文善守離註之文善攻守多發明。然沿迹而謹嚴攻多辨駁。每師心而閑肆柄文者昕夕繙校或方厭倦偶得才氣稜稜超軼尋常雖出入于傳註意其人必忼慊任事者乍而喜倏而疑既而憐拔之具一種人物供王國用是將彊激其未試而非作楷其見在也。學者遂慕爲神奇爲捷徑爲宗匠誤矣。師友以是劑之父兄以是督之不益誤哉。余並陳同情治尚書促膝問難希抉蔡先生仲默之精不負古壁之發而同情復編註考一帙與同志宗守敬應明詔其嘉惠豈小補耶信如考之同字異解也引經注經而不照應也。其真鐵板與其似一定不變者與家嚴貞元君嘗謂余曰汝知鐵板書經乎曩在都下遇一建陽友人言敝境之山有鐵板洞仲默先生隱居洞中註書畢日始出故云然他年按蹟問奇博一勝遊徐徐表識蔡先生讀書處其樂何如茲願高明永宗如鐵板則余僭引之意明萬歷己亥長至日項臯謨識。

# 尚書註考

明 陳泰交撰

引經註經不照應者三條。

曰若稽古帝堯訓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亦此例也。越若來訓古語辭言召公于豐迤邐而來也。

時乃功懋哉。訓懋勉也。德懋懋官訓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懋同。

凡厥正人訓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惟厥正人訓庶官之長。

同字異解者三百二十二條。

虞書曰虞舜訓虞舜氏汝作朕虞訓虞掌山澤之官若虞機張訓虞人也。倣戒無虞不虞率典出入自爾師虞訓虞度也。

堯典訓說文曰典從冊在刀上尊閣之也象以典刑谷守爾典其爾典聽朕教訓典常典朕三禮典厥義。惟典神天訓典主也有典有則訓典猶周之六典所以治天下之典幸不迪率典訓典常法也其大惇典訓典章也后式典集訓典舊典也伯夷降典訓典禮也。

曰放勸訓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思曰贊贊訓思曰之曰當作曰曰我王來曰無戲怠訓曰者盤庚之辭也。曰父師訓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曰逖矣訓曰者武王之言也。曰有道訓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曰

皇極之敷言訓曰起語辭曰乃其速由訓曰者言如此曰天子作民訓曰者民之辭也稽古帝堯七稽疑其稽我古人之德訓稽考也若稽田訓稽治也

欽明文思訓欽恭敬也欽厥正訓欽者肅恭收斂

欽明文思訓明通明也克明俊德訓明明之也天明畏訓明者顯其善俟以明之訓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方施象刑惟明訓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視曰明訓明者無不見也時乃大明服訓明者明其罰公明保予冲子訓明者顯明之也明禋訓明潔明清于單辭訓明者無一毫之蔽

欽明文思訓文文章也乃武乃文訓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文子文孫訓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

允恭克讓訓克能也克紹乃辟于先王訓克者責望必能之辭二曰剛克訓克治也曰克訓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

光被四表被孟豬訓被及西被于流沙訓被覆也

光被四表訓光顯以近天子之光訓光者道德光華也

格于上下歸格于藝祖七旬有苗格格爾衆庶格人庶有格命訓格至也格汝舜訓格來格則承之訓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祖考來格訓格神之格思之格惟先格王訓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其有

能格知天命訓格，格物之格，天壽平格。訓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閒者也。

格于上下訓上天下地也。上下草木鳥獸訓上下山林澤藪也。達于上下訓上天下民也。下管鼗鼓訓下堂下之樂也。汝何生在上訓上天也。

平章百姓平秩東作訓平均地平天成訓水土治曰平天壽平格訓坦然無私之謂平平邦國訓平謂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

平章百姓訓章明五服五章哉訓章顯也。

黎民訓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乃命重黎訓黎高陽之後。

於變時雍女于時惟時懋哉咸若時若不在時惟帝時舉時日曷喪予惟時其遷居仰惟前代時若訓時是也勤惟厥時訓時時措之宜也協時月正日訓時謂四時曰時訓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至于旬時訓時三月

乃命羲和乃反商政訓乃者繼事之辭乃言底可續訓乃汝政乃父訓乃者難辭也。

欽若昊天疇咨若時登庸瞽亦允若若有恆性非天攸若灼知厥若前代時若訓若順也疇若予工訓若順其理而治之也若否訓若者如我之意。

歷象日月星辰訓象所以觀天之器象傲訓象舜異母弟名象以典刑訓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子欲觀古人之象訓象像也。

歷象日月訓日陽精月陰精協時月正日訓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日號泣于晏天訓日非一日也二日月三日日訓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曆度也

宅嵎夷祭濟宅訓宅居也三有宅訓宅以位言

寅賓出日訓賓敬也夙夜惟寅訓賓敬畏也嚴恭寅畏訓寅則欽肅

寅賓訓賓禮接之如賓客也賓于四門訓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七月賓訓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作賓于王家訓賓以客禮遇之也賓稱奉主訓賓諸侯也

平秩東作咸秩無文訓秩序柴望秩于山川訓秩者牲帛祝號之次第汝作秩宗訓秩敍也天秩有禮訓秩者尊卑貴賤等級之品秩也

平秩東作訓作起也大陸既作訓作者言可耕治盤庚作訓作起而將遷之辭作我見王訓作興起也潤下作鹹訓作爲也用作凶訓作動作也

以殷仲春訓殷中也九江孔殷訓殷正也王肇稱殷禮訓殷盛也

申命羲叔訓申重也申畫郊圻訓申云者申明之也

以正仲夏訓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以正仲冬訓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位也罔或干予正訓正政將有大正于商訓正卽湯誓不敢不正之正一曰正直訓正者無邪惟正是人之訓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正于五刑訓正質也

星火訓火謂大火藻火訓火取其明也。

厥民夷受有億兆夷人訓夷平也乃夷居弗事上帝訓夷蹲踞也夷玉訓夷常也。

厥民隩訓隩室之內也四隩旣宅訓隩隈也。

咨汝義訓咨嗟也疇咨若時登庸訓咨訪問也。

允釐百工訓工官也工以納言訓工掌樂之官也工執藝事訓百工也。

庶績咸熙訓咸皆巫咸訓咸名。

疇咨若時訓疇誰亮采惠疇九疇訓疇類。

若是登庸帝庸作歌王庸作書庸庸非天庸釋有夏訓庸用車服以庸生生自庸訓庸民功自我五禮有庸哉王惟庸罔念聞訓庸常也。

膚子朱罔非天膚訓膚嗣也膚征膚之舞衣訓膚國名。

啓明啓乃心訓啓開也啓呱呱訓啓禹之子。

疇咨若予采載采采訓采事以五采訓采者青黃赤白黑也百里采訓采者鄉大夫邑地。

吁嚚訟可乎訓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吁咸若時訓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

驩兜曰都訓都者歎美之辭臯陶曰都訓都者臯陶美其問也簡恤爾都訓都者國之都鄙也。

方鳩僕功訓方且方行天下訓方四方也。

咨四岳訓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者也乃日覲四岳訓四岳四方之諸侯內有百揆四岳訓曰岳總其方岳者

洪水方割訓割害也割正夏訓割斷也率割夏邑訓割剝割夏邑之割

蕩蕩懷山訓蕩蕩廣貌王道蕩蕩訓蕩蕩廣遠也

懷山訓懷包其山而也邦之榮懷訓懷安也  
襄陵訓襄駕出其上也贊贊襄哉訓襄成也

有能俾乂訓俾使罔不率俾訓俾廣韻曰從也  
有能俾乂訓乂治也從作乂訓乂條理也

僉曰於鯀哉訓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僉曰伯禹訓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

咈哉訓咈者甚不然之辭罔咈百姓從諫弗咈咈其耆長訓弗逆也

方命圮族訓族類也罪人以族訓族親族也官伯族姓訓族同族也

九載績用勿成訓載年也熙帝之載祇載見瞽瞍訓載事也載采采訓載行也乃賡載歌訓載成也既載壺口訓經始治之謂之載

否德訓否不通朕志若否訓否者非我之意

明明揚側陋訓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明明我祖訓明明而又明也明明在下訓明明者精白之容也

明明揚側陋我武惟揚訓揚舉也敢對揚天子訓揚者揚于衆

師錫帝震驚朕師班師振旅用爽厥師答其師出入自爾師虞師聽五辭受王嘉師其歸視爾師訓師衆德無常師師汝昌言訓師法也官師相規訓師以道言八曰師訓師者除殘禁暴也太師訓師道之教訓

師錫帝訓錫與禹錫元圭訓錫與師錫之錫同天乃錫禹訓錫賜也橘柚錫貢訓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帝曰俞予聞訓俞應許之詞俞汝往哉訓俞者然其舉也

子聞如何訓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吁如何訓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

瞽子訓瞽無目之名瞽奏鼓訓瞽樂官

烝烝父不獨烝訓烝進也永底烝民之生烝民乃粒訓烝衆也

觀厥刑于二女訓刑法也考朕昭子刑訓刑儀刑也

釐降二女德乃降用降我凶德訓降下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訓降猶今法降等云者

媯汭訓水北曰汭涇屬渭汭訓汭水名

欽哉訓堯戒二女之辭欽哉慎乃有位訓欽哉言不可不謹也

重華訓華光華也華玉仍几訓華彩色也

重華協于帝協于克一相協厥居訓協合也畢協賞罰訓協和也

重華協于帝惟帝其難之訓帝謂堯也祇承于帝帝初于歷山訓帝謂舜

濬哲文明明作哲茲四人迪哲訓哲智知人則哲訓哲智之明也弗造哲訓哲者明哲也

玄德升聞訓玄幽潛也厥筐玄纖縞訓玄赤黑色幣也

五典克從言曰從訓從順也恆衛既從訓從者從其道也漆沮既從訓從者從于渭也

納于百揆訓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內有百揆四岳訓百揆無所不總者

四門穆穆訓穆穆和之至也旁作穆穆訓穆穆和敬也亦則以穆穆訓穆穆和敬貌穆穆在上訓穆穆者

和敬之容也

雷雨弗迷訓迷錯也昏迷不恭訓迷惑也政乃不迷訓迷錯謬也

汝陟帝位陟方乃死陟禹之迹訓陟升也故殷禮陟配天惟新陟王訓陟升遐也至也

汝陟帝位陟方乃死陟禹之迹訓陟升也故殷禮陟配天惟新陟王訓陟升遐也

在璿璣訓璣機也玄纁璣組訓璣珠不圓者。

玉衡訓衡橫也不惠阿衡訓衡平也。

肆類于上帝訓肆遂也肆台小子肆予小子發肆予告我友邦君訓肆故也肆王惟德用訓肆今也眚災肆赦淫酗肆虐訓肆縱也昏棄厥肆祀訓肆隙也肆哉訓肆放也肆汝小子封訓肆未詳肆爾多士訓肆與肆汝小子封同肆其監于茲訓肆大也。

禋于六宗則禋于文王武王訓禋精意以享也。

禋于六宗訓宗尊也汝作秩宗訓宗祖廟也惇宗將禮訓宗功宗之宗也江漢朝宗訓夏見曰宗望于山川訓望而祭之故曰望柴望秩于山川訓望望秩以祀山川惟二月既望訓日月相望謂之望輯五瑞訓輯歛輯寧爾邦家訓輯和。

班瑞于羣后訓班頤同班師振旅訓班還。

敷奏以言訓敷陳禹敷士訓敷分也敬敷五教篠蕩既敷敷賁訓敷布敷求哲人訓敷廣也敷重蔑席訓敷設。

肇十有二州肇我邦子有夏訓肇始也肇牽車牛訓肇敏。

封十有二山訓封表也小子封訓封康叔名。

怙終賊刑訓終謂再犯乃有大罪非終訓終故犯。

怙終賊刑訓。賊殺也。寇賊姦宄訓。殺人曰賊。

四罪而天下咸服。訓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五刑有服。訓服其罪也。五百里甸服。先王有服。以常舊服。乃服。惟弘王遠服。賈訓服事也。說乃言。惟服訓。履行也。嗣無彊大歷服。訓服五服也。時乃大明服訓。服者。服其民也。

如喪考妣。訓喪爲之服也。剝喪元良。訓喪去也。

咨十有二牧。訓牧養民之官。牧誓。訓牧地名。準夫牧。訓牧常伯也。

柔遠能邇。訓能者擾而習之也。惟其能訓。官以任事故。曰能。推賢讓能。訓能有才者也。

惇德允元。訓德有德之人也。德惟治。訓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德無常師。訓德者善之總稱。同力度德。訓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玩人喪德。訓德者已之所得。惟德惟義。訓德者心之理。

惇德允元。訓元仁厚之人也。一人元良。訓元大其惟王位在德。元訓元首也。

而難任人。訓難拒絕也。其難其慎。訓難者難于任用。予告汝于難。訓難言謀遷徙之難也。

亮采惠疇。惠迪吉不惠。阿衡惠篤。敍胥保惠。訓惠順也。安民則惠。訓惠仁之愛也。雀弁執惠。訓惠三隅矛。亮采惠疇。訓亮明一說。亮相也。亮采有邦。訓亮亦明也。亮陰。訓亮亦作諒。

惟時懋哉。時乃功懋哉。懋遷有無化居。訓懋勉也。予懋乃德。訓懋樹古通用。懋盛大之意。惟公懋德。訓懋

盛大之意。予懋乃德之懋。

汝后稷皇后憑玉几訓后君也后式典集訓后後土也。

播時百穀暨稷播種訓播布播棄黎老訓播放也。

王品不遜乃汝盡遜訓遜順也惟學遜志訓遜謙抑也。

汝作司徒訓司徒掌教之官牧誓訓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洪範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敬敷五教訓敬敬其事也敬哉有士訓敬心無所慢也先王惟時懋敬訓敬卽克敬惟親之敬蠻夷猾夏訓夏明而大也夏書訓夏禹有天下之號寇賊姦宄訓刦人曰寇司寇掌邦禁訓羣行攻刦曰寇。

汝作士訓士理官也見士于周訓士說文曰事也。

讓于夔龍訓夔龍二臣名山龍訓龍取其變也。

聲依永訓聲者宮商角徵羽也聲教訖于四海訓聲謂風聲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

三載考績訓考核實也考朕昭子刑訓考成也。  
分北三苗訓北猶背也比頑童訓比昵也曷不聾朕幼孫有比訓比同事也北如字又音佩

舜生三十徵庸訓徵召也明徵定保八庶徵訓徵驗

文命訓命教用憚先王受命訓命天命也。

后克艱厥后奏庶艱食訓艱難也厥惟艱哉訓艱者饑寒之艱。

嘉言罔攸伏受王嘉師訓嘉善嘉靖殷邦訓嘉美

帝德廣運訓廣者大而無外齊聖廣淵訓廣言其大

乃聖乃神訓自其大而化之而言謂之聖睿作聖齊聖廣淵訓聖無不通惟聖罔念人之彥聖訓聖通明奄有四海訓奄盡也王來自奄訓奄不知所在

惠迪吉訓迪道也爾尙迪果毅四人迪哲訓迪蹈矧今民罔迪訓迪卽迪吉康之迪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訓迪啓迪也

罔淫于樂時謂淫風則其無淫訓淫過也今惟淫舍牿牛馬訓淫大也

疑謀勿成訓謀圖爲也弗詢之謀訓謀謂訂事聰作謀訓謀者度也爾有嘉謀訓言切于事謂之謀

四夷來王訓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王若曰孟侯訓王武王也王若曰嗚呼君牙訓王穆王也以爲天下

王訓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

九功惟敍訓敍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天敍有典訓敍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敍也各以其敍訓敍者應節候也誕敢紀其敍訓敍緒篤敍乃正父訓敍者先後之不紊乃承敍萬年訓敍教條次第也

九敍惟歌訓歌者以九功之敍而詠之歌也帝庸作歌訓歌詩歌也

養之用威自我民明威訓威古文作畏威悔五行訓威暴殄之也威克厥愛訓威者嚴明之謂自亂于威

儀訓威者有威可畏非訖于威訓威權勢也

六府訓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惟府辜功訓府聚也三事訓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故一人有事訓事征伐會同之類作三事訓以職言故曰事耄期倦于勤訓九十曰耄百年耄荒訓耄老而昏亂之稱

耄期訓百年曰期期于予治訓期先事取必之謂

臯陶邁種德訓邁勇往力行之意予惟克邁乃訓訓邁行也

念茲在茲訓茲指臯陶也嗣王其監于茲君肆其監于茲訓茲者指上文而言邇可遠在茲允懷于茲茲惟后矣訓茲者此也

罔或干予正訓干犯舞干羽于兩階比爾干訓干楯

以弼五教訓弼輔也承弼厥辟訓弼者正救之也

臨下以簡訓簡者不煩之謂簡賢附勢訓簡略也惟簡在上帝之心訓簡閱也克以爾多方簡訓簡擇也五辭簡孚訓簡核其實也簡恤爾都訓簡者簡閱其士

罰弟及嗣訓嗣子孫嗣爾股肱訓嗣續

貢延于世訓延遠及也延入翼室訓延引也

貢延于世訓世嗣皆謂子孫用殄厥世訓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世選爾勞訓世非一世也官人以世訓世

子弟也。世變風移。訓父子曰世。

宥過無大訓。過者不識而誤犯也。過九江。訓過。經過也。又東過漆沮。訓既得灋。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百姓有過。訓過。廣韻曰責也。正于五過。訓過誤也。與其殺不辜。訓辜罪也。亦罔非酒。惟辜。訓喪邦。故言辜。

寧失不經。訓經常也。論道經邦。訓經者。經綸之謂。

天之歷數。訓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五曰歷數。訓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

無稽之言。訓言。謂泛言。嘉言孔彰。訓言。謂其訓。

惟口出好。興戎。訓戎兵也。乃不畏戎毒于遠邇。訓戎大。

禹乃會羣后。訓會徵會也。作會。訓會者。繪也。灘沮會同。訓會者。水之合也。東會于灋。又東會于涇。訓灋涇大與渭竝。故曰會。會其有極。訓會者。合而來也。用會紹。乃辟。訓會者。合之而使不離。

日號泣于旻天。訓仁覆閔下。謂之旻。旻天大降喪于殷。訓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至誠感神。訓誠感物。曰誠。其不能誠于小民。訓誠和。

慎厥身修訥。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其難其慎。訓慎者。慎于聽察。孔壬六府孔修。訓孔大也。九江孔殷。嘉言孔彰。訓孔甚也。

亂而敬茲予有亂政同位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四方迪亂亂爲四方亂爾有政自亂于威儀其能而亂四方民之治亂訓亂治也予有亂臣十人惟以亂民訓治亂曰亂亂于河訓絕河而渡曰亂時謂亂風訓倒置悖理曰亂

擾而毅擾兆民訓擾訓也倣擾天紀訓擾亂也寬而栗訓而轉語辭也其能而亂四方訓而如也

百僚師師訓師師相師法也我有師師訓師師以官師爲師也

無教逸欲有邦訓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聲教訖于四海訓教謂教化

一日二日萬幾訓幾微也惟幾訓幾事之微也貢于非幾訓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

勑我五典訓勑正勑天之命惟民其勑懋和訓勑戒勑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訓衷降衷之衷卽所謂典禮也降衷于下民訓衷中

五服五章訓五服五等之服弼成五服訓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五服一朝訓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天明畏訓畏者威其惡雖畏勿畏訓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

距四海訓距至不距朕行訓距違也

安汝止訓止者心之所止也爾乃尙寧幹止訓止居也

惟幾惟康訓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時惟幾訓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

臣哉訓。臣以人言。臣妾逋逃。訓男曰臣。

鄰哉訓。鄰。左右輔弼也。郭鄰訓。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予欲左右有民。訓。左右者。輔翼也。左右惟其人。訓。左右者。輔弼大臣。

黼黻訓。黼若黼斧形。黼純訓。黼。白黑雜繪。

絲繡訓。絲鄭氏讀作黹紝也。厥貢鹽絲訓。絲細葛也。

子達汝弼訓。達戾也。罔尤違訓。違背也。達之俾不達。訓。違背達之也。

格則承之。訓。承薦也。罔不惟民之承訓。承敬也。乃承敍萬年。訓。承聽受也。承弼厥辟。訓。承順之謂。

無若丹朱。訓。丹朱之國名也。礪砥砮丹。訓。丹丹砂也。

辛壬癸甲。訓。四日也。甲于內亂。訓。甲始也。

惟荒度土功訓。荒大也。荒服訓。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內作色荒。訓。荒者迷亂之謂。非予自荒茲德。無荒

失朕命。訓。荒廢也。百年耄荒。訓。荒忽也。

憂擊訓。考擊也。不率大憂。訓。憂法也。

搏拊訓。拊循也。擊石拊石。訓。輕擊曰拊。

下管鼗鼓訓。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致辟管叔。訓。管國。予鑿石。訓。石磬也。關石和鈞。訓。百二十斤爲石。

庶尹允諧訓尹正也伊尹訓尹字也尹茲東夏訓尹治也尹旅訓尹正官之長阪尹訓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是之謂尹

率作興事訓率總率也于其子孫弗率率乃祖考攸行俾率先王率自中率惟教功訓率循也臯陶拜手稽首訓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周公拜手稽首訓拜手稽首者周公遣使之禮也禹貢訓下之所供謂之貢厥貢漆絲訓貢者下獻其土所有于上也爾無以剗冒貢訓貢進也

既修太原訓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簡厥修訓修謂其職業

浮于濟潔訓舟行水曰浮鮮以不浮于天時訓浮之言勝也惟受罪浮于桀訓浮過

灘沮會同訓同者合而一也灘水攸同訓同者同于渭也上宗奉同壇訓同爵名

海濱廣斥訓濱涯也泗濱訓濱水旁也

嵎夷既略訓略經略爲之封畛以遏亂略訓略謀略也

草木漸包訓包叢生也厥包橘柚訓包裏也

礪砾砮丹訓礪以礪礪爲稱礪乃鋒刃訓礪磨也

蔡蒙旅平訓祭山曰旅亞旅訓旅衆也尹旅訓旅衆大夫也

蔡蒙訓二山名二百里蔡訓蔡放也蔡仲之命訓蔡國名

涇屬渭汭訓屬連屬也墨罰之屬訓屬類也

弱水既西訓。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無弱孤訓。弱者少之也。六曰弱訓。弱者柔之過也。

咸則三壤訓。則品節之也。有典有則訓。則猶周之八則。則其無淫時人不則有愆。訓則法也。式和民則訓。則有物有則之則。

五百里甸服訓。甸田俊民。甸四方訓。甸治也。奄甸萬姓訓。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五百里綏服。克綏厥猷訓。綏安也。我先后綏乃祖乃父訓。綏懷來之意。

甘誓訓。甘地名。甘酒嗜音訓。甘嗜皆無厭也。

威廟五行訓。侮輕忽之也。取亂侮亡訓。侮說文曰傷也。

有窮后羿訓。窮國名。終以困窮訓。困之極也。

御其母以從訓。御侍也。其侍御僕從訓。御車御之官。御王冊命訓。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逸豫滅厥德訓。豫樂也。豫恆燠若訓。豫怠。

皇祖有訓。惟皇帝皇后憑玉几張皇六師訓。皇大皇建其有極訓。皇君無皇曰我皇多有之訓。皇王通予視天下訓。予五子自謂也。萬姓仇予訓。仇予之予指太康也。

峻宇雕牆訓。雕繪飾也。雕玉仍几訓。雕刻鏤也。

和鈞訓和平也惟和惟一訓和者可否相濟和恆四方訓和者使不乖也和之弓訓和古之巧工明徵定保昔先正保衡保釐東郊訓保安也保受天威命訓保者保而弗失公明保予冲子訓保保佑之也太保訓保者保其身體

官師相規畔官訓官以職言惟官訓官威勢也官伯族姓訓官典獄之官也

畔官離次訓次位也王次于河朔訓次止也勿庸以次汝封訓汝次舍之次

弗集于房訓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后式典集訓集和輯也不集于享訓集萃也

奉將天罰訓將行也惇宗將禮迪將其後訓將大也

天吏逸德罔有逸言訓逸過上帝引逸訓逸安也拙謀作乃逸訓逸過失也逸祝册訓逸史佚也

奉若天命訓天者典常之所自出矯誣上天訓天以形體言天乃錫禹訓天以理言也宏于天訓天者理之所從出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訓自其偏覆言之謂之天

式商受命惟說式克欽承式爾后式典集天惟式教我訓式用也式敷民德訓式敬也萬邦作式嚴惟不

式子孫訓其成式訓式法也式商容閭訓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用爽厥師昧爽丕顯時甲子昧爽爽邦由哲訓爽明故有爽德訓爽失也

乃葛伯訓伯爵也越庶伯君子訓伯長也官伯族姓訓伯諸侯也

後來其蘇訓蘇更生也蘇公訓蘇國名

不殖貨利訓殖聚也兆民允殖訓殖生也

以義制事訓義者心之裁制典厥義訓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同德度義訓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王義嗣德用其義刑訓義宜也惟德惟義訓義者理之宜也

以禮制心訓禮者理之節文縱敗禮訓禮就身言之也修其禮物訓禮典禮

克綏厥猷爾惟踐修厥猷訓猷道也汝猷黜乃心告君乃猷裕訓猷謀凡厥庶民有猷訓有猷有謀慮者

王若曰猷訓猷發語辭爾有嘉謀嘉猷訓言合于道謂之猷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訓神后后土也予念我先神后訓神后先王也

上天孚佑下民作周孚先訓孚信五辭簡孚訓孚無可疑也

天命弗僭惟吉凶不僭曰僭恆陽若訓僭差也民用僭忒訓僭踰也

賁若草木訓賁文之著也敷賁訓賁飾也用宏茲賁訓宏賁皆大也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速戾于厥躬訓戾罪未戾厥心訓戾止也無遠弗戾訓戾至也

無從匪彝訓彝法我不知其彝倫攸敍無彝酒訓彝常

伊尹祠于先王訓先王湯也惟先王建邦訓先王后稷先王既勤用訓先王文王武王也

總已以聽冢宰訓冢宰長也冢宰掌邦治訓冢大伊尹訓伊尹字也祖伊訓祖姓伊名

立愛惟親訓。立植也。立太師太傅訓。立始辭也。三公非始于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也。三風訓。風風化也。時乃風訓。風風教也。

其刑墨訓。墨刑也。墨辟疑赦訓。墨刻穎而涅之也。

具訓于蒙。士訓具計悉也。具乃貝玉訓。具多取而兼有之謂。

自周有終訓。周忠信也。雖有周親訓。周至也。周晝訓。周文王國號。王朝步自周訓。周鎬京也。先王昧爽訓。昧晦時甲子爽訓。昧冥。

不顯訓。顯亦明也。惟良顯哉。訓顯以名言。

往省括于度訓。度法度欲敗度訓。度就事言之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訓。冕冠也。冕執鉞訓。大夫服。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訓。奉迎也。乃奉其恫訓。奉承。

弗慮胡獲訓。胡何也。小子胡訓。胡仲名。

一人元良訓。一人者萬邦之儀表。能念予一人訓。一人武王也。

一人元良訓。元大良善。剝喪元良訓。元良微子也。

一人元良訓。良善惟良顯哉。訓良以德言。進厥良訓。良謂其行義。

萬邦以貞厥賦貞。百度惟貞訓。貞正也。曰貞訓。內卦爲貞我二人共貞訓。貞猶當也。

顧諟天之明命訓。顧常目在之也。顧命訓。顧還視也。

克享天心訓。享當也有斯明享訓。享上享下之享。汝其敬識百辟享訓。享朝享也不集于享訓。享享有之享。

惟和惟一訓。一者終始如一。協于克一訓。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

主善爲師訓。善者德之實行。慮善以動訓。善者當乎理也。

民不適有居訓。適往乃惟眚災適爾訓。適偶也。

重我民無盡劉咸劉厥敵訓。劉殺也。一人冕執劉訓。劉鉞屬。

若顚木之有由蘖訓。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弔由靈訓。由用也。別求聞由訓。由行。

王若曰格汝衆訓。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周公若曰拜手訓。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

相時檢民訓。相視也。予其懋簡相爾訓。相爾雅曰導也。

檢民訓。小民也。立政用檢人訓。謂之檢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

用罪伐厥死訓。伐猶誅也。四伐五伐訓。伐擊刺也。

予敢動用非罰訓。敢不敢也。敢恭生生訓。敢勇也。敢對揚天子訓。敢者自信無慊之辭。誕告用亶訓。亶誠也。亶聰明訓。亶者誠實無妄之謂。

予不克羞爾。爾尙克羞饋祀。訓羞養也。我旣羞告爾。使羞其行。訓羞進也。

陳子茲訓。陳久也。我祖底遂陳于上。汨陳其五行。訓陳列也。

各設中于乃心。訓中者極至之理。惟爾之中。訓中者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率自中。訓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

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訓歷盡也。嗣無疆大歷服。訓歷數也。  
弔由靈。訓弔至無敢不弔。訓弔精至也。大誥弗弔。訓弔恤也。  
以匡乃辟。訓匡正。匡其不及。訓匡輔助也。

敢對揚天子。訓對者對以已。對揚文武之光命。訓對答。

民中絕命。訓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惟民自速辜。訓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天既訖我殷命。訓訖絕也。非訖于威。民訖自若是多盤。訓訖盡也。

我用沈醜。訓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已。我其立政。訓我者指王而言。

微子訓微。國名繫微。訓繫微在巴蜀。

微子箕子訓。子爵也。朕復子明辟。考朕昭子刑。訓子親之。

越我御事。庶士越厥疆土于先王。訓越及也。穀越人于貨。訓越顛越也。

越我御事。訓御事治事者。越自乃御事。訓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受有臣億萬訓百萬曰億公其以予萬億年訓十萬曰億郊社不修訓郊所以祭天丁巳用牲于郊訓郊祭天地也王出郊魯人三郊三遂訓國外曰郊今商王受訓受紂名也保受王威命訓受者受而無拒相我受民訓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

惟予小子無良訓無良猶言無善也惟予一人無良訓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

牧養訓司空主土治壘辟以營軍洪範訓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

牧誓師氏訓以兵守門者顧命師氏訓大夫官

微盧訓盧彭在西北盧弓一訓盧黑也

乃正齊焉訓齊齊整也克齊聖廣淵訓齊肅也

恭天受命訓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王厥有成命訓成命天之成命也

彝倫攸斁訓斁敗俾我有周無斁訓斁厭也

貌曰恭訓恭者敬也嚴恭寅畏訓恭則謙抑

一曰歲訓歲者序四時也烝祭歲訓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

畏高明訓高明位之尊顯者也高明柔克訓高明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既富方穀訓富祿之也二曰富訓富者有祿祿也惟訖于富訓富賄賂也

無反無側訓反倍常也弗惟反訓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惟反訓反報德怨也

無反無側訓側不正也便辟側媚訓側者姦邪

彊弗友訓友順乃有友罰厥子訓友以喻四國

作內吉訓內謂祭祀等事惟內訓內女謁也

二曰疾訓疾身不安疾大漸訓統言曰疾

志以道寧訓道者所當由之理也論道經邦訓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也同底于道訓道者致治之

道也

穆卜訓敬而有和意乃穆考文王訓穆敬也

公曰體訓體兆之體也辭尙體要訓趣完具而已之謂體

公將不利于孺子訓孺子成王也孺子其朋訓孺子稚子也

大誥弗弔訓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爲天所恤多士弗弔訓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

已予惟小子訓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已汝惟小子訓已語辭之不能已也已若茲監訓已語辭

殷小腆訓腆厚洗腆致用酒訓腆以致其厚

我有大事休訓休美也。雖休勿休訓休省之也。

闕惑我成功所訓。毖者艱難而不易。厥誥毖庶邦庶士訓。毖戒謹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訓。化者化其固滯。貳公宏化訓。化者天地之化、運而無迹者也。修其禮物訓。物文物也。儀不及物訓。物幣也。

篤不忘訓。篤厚也。篤敍乃正父訓。篤者篤厚而不忘。

宏于天訓。宏者廓而大之也。貳公宏化訓。宏者張而大之。

汝陳時臬訓。臬法也。爾罔不克臬訓。臬事也。

已汝惟小子訓。小子幼小之稱。文王誥教小子訓。小子少子之稱。小子同未在位訓。小子成王也。在今予小子旦訓。小子自謙之辭也。

康誥迪屢訓。迪之者雖屢多方。迪屢訓屢蹈。

純其藝。惟天不畀純。侵戎我國家。純訓純大也。黼純訓純緣也。

爾乃自介訓。介助也。爾曷不夾介訓。介賓介之介。太保承介圭訓。介大也。如有一介臣訓。介獨也。予其殺訓。其者未定辭也。曷其奈何勿敬訓。其語辭其不能誠于小民。上下勤恤其曰訓。其期之辭也。則其無淫訓。其指文王而言。

汝若恆越訓。恆常也。和恆四方訓。恆者使可久也。政貴有恆訓。對暫之謂恆。

王啓監訓，監三監之監。若茲監訓，監視也。奔走臣我監訓，監洛邑之遷民者也。懷爲夾訓，夾近也。爾曷不夾介訓，夾夾輔之夾。

惟三月哉生魄訓，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訓，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

面稽天若訓，面鄉也。大輅在賓階面訓，面南嚮也。

王敬作所訓，所處所也。所其無逸訓，所猶處所也。

俾來以圖訓，圖路之地圖也。洪惟圖天之命訓，圖謀也。

享多儀訓，儀禮自亂于威儀。訓儀者，有儀可象。

王命子來訓，來洛邑也。惟來訓，來干請也。

乃單文祖德訓，單殫也不單稱德訓，單盡也。

乃非民攸訓，訓法猶胥訓。告訓誠子孫訓，其成式訓，訓順麗、麗依也。匪察于獄之麗訓，麗附也。

爾乃尙寧幹止訓，幹事峙乃楨幹訓，旁曰幹。爾尙不忘于內德訓，忘畏也。未就予忘訓，忘疾。

麻冕彤裳訓。彤纁也。彤弓一訓。彤赤。

畢公衛侯訓。畢衛毛皆國名。畢協賞訓。訓畢盡。